

水滸





567

水滸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桌上。衆土兵上前，把條索子纏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厮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係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夕，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要妻室，終日只是扛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

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那早雷橫並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待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莊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盃酒，便喚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侍

着雷橫喫酒。晁蓋却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士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晁蓋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魃魃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鬪臉，鬢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人，却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該不當。」兩個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敵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

。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縛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曾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王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士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繇，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要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嗜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

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

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鬚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

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

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切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日再計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

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緣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知拿了條棒趕上去，却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劉唐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攔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厮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

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作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詭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說話。」便把銅鍊拴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纓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會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

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的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便還他！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擗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腳也趕攔來。兩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攔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面，請回

，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

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欄。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問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嘗時，莊上不會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拏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探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披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拏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炤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

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應夢中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碣村中，打魚船權爲戰艦。正是：

指揮說地談天口，來做翻江攪海人。

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却是甚麼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嘗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個是親兄弟。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會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會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

路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教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

話休絮煩。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來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諾，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挽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郎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

個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楸，只顧蕩，早蕩將開去，望湖泊裏來。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船磨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個去處，圍圍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兩隻船磨着投石碣村鎮上來。划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朶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裏面匾扎起袴子，上面鬪着一條間道棋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

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裏，捉了樺楫，只一刻，三隻船斷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麤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口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使喫不得了。那三個狼餐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當，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兄弟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

許五六斤的也不能殺；須要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阮小七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甕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甕酒，借個大甕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

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

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箇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饭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如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般事。如何官

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鷄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壘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覓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喜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

，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却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土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覓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

蓬溪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挾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頓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卽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有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卽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帶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當夜過了一宿。

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口，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樹前，兩下都斷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

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

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爇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籌好漢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相見。』」

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

「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噴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你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匡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會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

且說晁蓋隨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貧道是蘆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郟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

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正是：

機謀未就，爭奈聽外人聽；計策纔施，又早蕭牆禍起。

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個人從外而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日請相見。』兩個叙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

天垂象！此一套富貴，睡手而取。前日所說史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齋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個人？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攔着腳，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牕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己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敵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

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

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說：「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是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塔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塔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官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

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的了。」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俟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警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領委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

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彀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廝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躡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廝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

上。楊志便嘆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虞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鬪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兩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勳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悵，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悵。」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掣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

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歇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悵；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悵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豎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土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也是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

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

「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如何使得？這裏下關平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我好不知疼癢！只顧還辯！」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孀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攬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還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

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

，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去了。」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

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諷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烏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要與你喫，——却說出了！』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

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管』老都見處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

，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烏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乘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願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百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相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頭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揸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看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揸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吃，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擦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正是：

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

力

訓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躡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惹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螫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

水滸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三七

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

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桌凳座頭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除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擡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奔將來。楊志

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不敢追來！」便挺着手中朴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個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剛骨，開剗推剗，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裏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擡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並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存

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牢裏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那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廝心地偏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得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俺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

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裏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

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禿頭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在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了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會着了那廝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廡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

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潘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成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藥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打聽得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奔那鄧龍入夥，叵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繇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個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厮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教了山上去，閉了這鳥關，繇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個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

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尙來我店中喫酒，喫的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個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個和尙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個和尙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個小酒店。這個和尙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此

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廟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獻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廟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峻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擂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闌，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圍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幫着魯智深到塔下。鄧龍道：「你那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破

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擄翻了四五个。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屬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簡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

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午住，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網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並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方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

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

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裏候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劄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去了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

何濤答道：「真復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違了限本，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並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鈞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夫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

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羹酒，有甚麼辱沒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詳細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

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睬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閒常拚得幾杯酒喫，今日這夥小賊倒有個商量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蹺蹺，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耍。兄弟何能救得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着冷。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備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清道：「你不要囉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

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銀子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措哥了。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哥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教：

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起擎天好漢。

畢竟何清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處，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的。」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

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的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卻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一間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卻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疾不曾得汗。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將便索子捆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頓

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黑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一个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

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間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公道：「謹領。」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聞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

十一担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廝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鱉，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闖？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洩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鞮了馬，牽出後門外去；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

，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攬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攜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拿你等七人，說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耽擱。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蘄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

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來了。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俟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性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會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兄弟。吳先生不會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

。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就擱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低聲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

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掣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了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個候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拏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闖去打他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攆，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時候唿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進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進來。我去截住後門。」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里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個轂了。」朱全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

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士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個火把，擎着鐵叉，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會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裏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聽得說，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撇了士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領沒歹處！」

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証，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全分付晁蓋道：「保証，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鄰舍。」知

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圍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擗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且說這衆人與何觀察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何觀察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村湖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

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使有頭腦。』不是此一去，有分教：

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

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空白页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著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

。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漁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擄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揀擇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船去了。

且說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纍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漁莊上

來。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賍官都殺盡，忠臣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掉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來跟前，拿個空。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裏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戴青笠，身披綠蓑衣，手裏燃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衆人捨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著櫓，口裏

打著唿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常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爽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淺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擗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篙又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

鏢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嘆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這幾個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鏢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鏢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鏢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概不認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個「梭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個屍首都擲去水裏去了。個個唵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一隻船出來。

且說這捕盜巡簡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佈處，只聽得後面唵哨響；迎著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

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乘著順風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著船，船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擄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擄死在爛泥裏。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擄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網做糉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齷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觀著，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擄他

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烏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裏沒大路，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紅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

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麤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個個都講禮能，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了然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

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讓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蠹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日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會有悞。雖然今日能覓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

「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爲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嫉妬賢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意。」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卽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

說甚弟兄弟，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

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繇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捋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人來邀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喽囉擡了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陪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閑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睨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叫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著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威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水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

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之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諾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你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喽囉

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道等資助你，調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裏敢勸。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脰察地搨倒在亭上。晁蓋見搨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

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

水滸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聚泊

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拉。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兇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取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却；若不從，卽以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囉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廝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

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那個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上；還是頭領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

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一；修理寨柵，二；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准備迎敵官軍，三；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斷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

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准備抵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議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

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這：『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他……」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個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

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吶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船隻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且不要趕！我們

那一條被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廝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上岸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勸，教衆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個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唢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剩下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騰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提住，喝道：「不要掙扎！」一時軍人能識水的，水裏被箭射死

；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四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緞疋，賞了小嘍囉。點簡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釀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並鮮魚，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豬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攔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宋萬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

「虧得朱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帛，並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會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撒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會傷害他一個。」晁蓋見說大喜，「我等自今以後，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椅拷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健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兄弟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蔭，以此得榮。」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姓名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

：「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擺劃。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雖然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羸安，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蔣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爛下，鬆寬他，便可脫身。我等且商景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鎗刀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節，分派去辦，不在話下。

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大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本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

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抬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卻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裳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

且說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車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

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齋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燬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壽觀察；又損害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卻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二三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卻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卻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司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說話？」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

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這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勸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

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遞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賸下五六兩銀子，娘兩個把來盤纏，不在話下。

忽一日，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問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會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燈餅，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

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製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攬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樓房，置辦些家伙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

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犯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閻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都知道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繇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袍；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袱；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蹊蹺，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眼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

一條僻靜小巷。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漢翻身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因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了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劉唐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

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宋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開。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贖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昔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卻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攔住劉唐的手，分付道：「兄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處。我更不遠送了，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

卻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向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

見！險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屍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倒喫一惱。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

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

畢竟叫宋江的卻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水

滸

第十九回

鑿山泊義士尊異盜
郭城懸月夜逢劉廣

九回

第二十四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却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悞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宋江立

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了？」宋江進到裏面櫈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喚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鬢，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會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凳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個洗手盆，一個刷子；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個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

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隨時辭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烏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躁。」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藥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時，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窺前點起個燈；窺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再轆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藥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鑊子，在鍋裏煮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盆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滿全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

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煮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窻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酒；鏟了大半鏟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

！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却有鄆城縣一個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常得宋江幫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個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個。他收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閻婆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看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諾，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巧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蚤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

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曾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攬撥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跟跟踉踉，直從房裏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叉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顛出籠子外去。婆子便扯籬子，撇放門背後，却把兩扇門關上，掌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裏去搗酒喫，只是搬了搬非！這等倒街臥巷，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個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

蚤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

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個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況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和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白蚤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宋江坐在椅子上，賸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均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扭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個，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夾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繫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杆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個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四更，酒却醒了。捱到五更，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繇，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

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盞明燈，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蚤？」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讀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兒濃濃的捧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覩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漢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杆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燬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了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拿了，倒是利害。」

！』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閻婆家裏來。

且這說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廝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廝舍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睬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炤見牀頭欄杆子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廝吃喝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炤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賞物事吃！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並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廝！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

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扭過身，靠了牀裏壁，只做胸胸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聽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個，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曠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

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件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喫腥？』」閻婆惜道：「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的錢』」

！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捺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惜那裏肯放。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叮叮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

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個胸廝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

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忤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個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個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扭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攔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

那裏沒個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蕪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緣，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將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攔。衆人向前，一個帶住婆子，三四個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焰燒身。

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處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搪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扭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繇。」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

，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時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斷如何隔夜去做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搗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斷！」左右兩邊狠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

有下落。」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並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埋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並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

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個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齎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個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醫藥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

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繇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以在莊上！」朱仝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仝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仝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仝，喫了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常和我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

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覬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得知，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繯純之厄！」朱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捉起，我落得做人情！」朱全雷橫叫了士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

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廝，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担負他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繇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繇。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勳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

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况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全自較些錢物把與江婆，教

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全又將若干錢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甯家。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託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上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縲，下面纏腳絆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

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個商量了，逕往滄州路上來。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過府衙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不好：喫癩碗，睡死人牀！

且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個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徑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

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善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早鵲噪，不想却是貴兄降臨。」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攆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覲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俱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你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

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歡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未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右。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鐵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跣在火鐵柄上；把那火鐵裏炭火都鏃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却聽莊客撒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跳了火鏃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我鄆城宋押司，他可能！』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

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柴進道：「大漢，這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只在你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那漢，說出他姓名，何處人氏。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

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

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空白页

第二十二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上來，跳了火鉢柄，引得那漢焦躁，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卻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攙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燭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不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廝卻不曾死，救得活了。」

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瘡疾，不能彀動身回去。卻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鐵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恐怕病倒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豬，管待宋江，不在話下。

過了數日，宋江取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疋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身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宋江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個白范陽笠兒，背上包裹，提了哨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

「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個雖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嘗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個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菜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個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

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

！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遠。當日午晌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醞釀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

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你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數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我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縮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曉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

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二三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浦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悞。」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紙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

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害傷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在，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跟跟踉踉，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攆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

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吃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大蟲嘴直接小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捺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擡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却怎地闖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

，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了。」衆人身邊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山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圍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面前，將一乘兜轎抬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嗽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些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

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擗綴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抬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也掛着花紅緞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閃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開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的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稟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

「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

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呀！你如何却在這裏？』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有分教陽穀縣中，屍橫血染；直教：

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

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卻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常時喫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惱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渾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

記恨於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裏躉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穢，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爲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恁地半早便歸了？』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

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會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
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等待叔叔。」
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
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
等一個，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
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
：不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
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
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
有土兵服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
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強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
：「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婦孺？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會
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
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
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

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菜品歸來，散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卻教我撇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夾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卻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觀

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在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舀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了飯，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服侍了別人。便撥一個土兵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

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釀茶菓。請鄰舍喫茶。與鄰舍鬪分子來與武松。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布，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及及間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鬥他一撩鬥，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敢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下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鷄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裏搭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

？」武松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掇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按時菓品菜蔬，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火頭邊桌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鞦，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鬨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

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筴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筴，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管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筴，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嚼齒鬚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掇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

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傲聲，喫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喫點心，我和你喫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不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扁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纜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又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要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捎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他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土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個人來到

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個札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賤武松。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大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早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道：『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搨不住的醜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

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番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那婦人自粧許多奸僞張致。

那武大武二兄弟——自再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

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人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蘇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地。

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烏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

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開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個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見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疼了？」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却被這間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這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休怪。」那婦人也笑道：「官人恕奴些個。」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個肥喏，道：「小人不敬。」

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叉竿入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

你道那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個生藥舖；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個。那人復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幫入王婆茶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二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哥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是花肝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

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駛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緣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個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

約莫未及半個時辰，又替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喫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個海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喫了，盞托放在桌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個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喫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也。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

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

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整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喫個「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俱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個一歇，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

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整。王婆見了道：「這個刷子整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一逕奔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盞盞茶，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喫個茶。」

。』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燙湯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

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睽見西門慶又在門前盪過東去又看一看；走過西來又睽一睽；走了七八遍，逕盪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銀子來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減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喫個「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時，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趁得頻，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

「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又籬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個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此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閒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割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

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喫，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歷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睬我時，這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若是肯來我這裏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

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口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與，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撓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擋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這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喫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用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筯

，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這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罷大笑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難得一片橘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絹袖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綉絹舖裏買了綾袖絹綉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裏。

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整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一綾袖絹綉——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殺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被那裁縫勒索，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

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去處。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叫人揀個黃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身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没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

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賣炊餅。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遞與這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袖絹緞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菜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

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裏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聞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不直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話。

且說王婆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整過來相請。去到他的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喫。」王婆道：「阿呀！那裏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繁。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來，叫道：「娘子，老身大

膽……」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
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已不到這
日，裹了頂新頭巾，又穿了一套整整齊齊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而來；到得
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
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
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着那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
主，——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個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
萬福。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緞子，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
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
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
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
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
「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
「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
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

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他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擡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角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看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裏瞧科，已知有五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嘗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婦人便道：「

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姻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一雙眼也偷覷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那婦人看着，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撓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道：「冬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喫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筯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黹，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

倒豎！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恁地時，斃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件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斃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有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西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歧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斃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會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有。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喫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暖這粉頭時，一鍾酒落肚，興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喫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裏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

和大官人喫。老身直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就攔。」那媳人口裏說道：「不用了。」坐着，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

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雙筯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擡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攙將起來。當時兩個就在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進來，怒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喫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那婦人道：「休說一件，就是十件奴也依！」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將

歸了，奴自回去。」便窺過後門歸家，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

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

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熬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個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小你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過：「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

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糊猴！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自喫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糊猴，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喫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糊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糊猴，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糊猴！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償！」提了籃兒，逕奔去尋這個人。正是：從前做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

畢竟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臃腫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個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喫。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

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脰腦。」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脰腦？」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鉤子，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錢使，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手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時？」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一個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須也有個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個！若捉他不着，乾喫你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

一較。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去糴米。——明日早來玉石街巷口等我！」

鄒哥得了數貫錢，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伴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和每日一較，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杯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殺他出去了，便趲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

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鄒哥提着籃兒在手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鄒哥道：「早些個。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鄒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

却說鄒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豬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傷性

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常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我』時，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着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撩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裏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個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話，提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拔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腳。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事。

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發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睬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到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要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熬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說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和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

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裏，却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己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緣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偕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是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真個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裂，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了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擦，擦淨了血跡，便入在棺材裏，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幫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

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暫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喫這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教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教你半夜裏喫。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個，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服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消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

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那武大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逆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便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

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個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坊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個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

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坊廂都來弔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彀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此人死得不明，不敢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個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來整頓。

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個。』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請坐。』

。』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喫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個喫了半個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個，別無多言。』何九叔道：『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個又喫了幾杯，西慶門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舖裏支錢。兩個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

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瘦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

去了！』那婦人虛掩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却討着這個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空白页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又尋扇奮鬥，一逕擰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常會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作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鄒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饒

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而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殮，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的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且說王婆一力攬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擗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攬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攬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鄰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夾

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裏。衆鄰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人的名字，和這銀子一虛包了，做一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

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孺子前面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旛錢垛金銀錠采繪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店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

嘗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入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裏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相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一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的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

且說武松到門前，掀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的屁滾尿流，一直奔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妝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而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鬢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武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纜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

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又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讎！」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便酒餚和土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了，樓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嘆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錢亂飛。那陣冷風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聽得仔細，却待向前來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却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放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

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

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透，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閒話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口，并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颺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棹子上。量酒的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武松擡起雙袖，握著尖刀

，指何九叔道：「小子癡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閒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一雙手按住脛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子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回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撿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聲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速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名姓，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

「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間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踰茶。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耍。」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出五兩來銀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才選奔去尋他，匠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入屋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諸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士兵後面燙酒，兩個士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絲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饅餠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

「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此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和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士兵前後把着門，都是監禁的。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賭，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麤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士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干高鄰麻這裏，中間那位置高鄰曾寫字？」姚二和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賭，道：「新贖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撿地只一擲，雙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把，大拇指按在掩心兩處，要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休休休，冤各有頭，橫各有生，只要衆位做個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二十六回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

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令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卻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此時閃閃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看得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降廳。武松押那正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塔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簡驗了婦人屍身，獅子橋下酒樓前簡驗了西門慶屍身。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

壁在門房裏。

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故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亡。』」讀狀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鬧動了衙門口。

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賊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甯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

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個土兵送飯。

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常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闕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松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繇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枷，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刷！」上坐，下擡；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話裏只說武松

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贖的上鄰姚二郎將贖買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牽，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且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喫。武松自從二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燥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上約有數間草屋，傍着霧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有個酒店？」三個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去。武松問道：「漢子，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有名十字坡。」武松向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銀釵，髮邊插着些野花。

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紐。——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說道：「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就擔些利害，且與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要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櫃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將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

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酒，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鏝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看。」婦人自笑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燙得熱了，把將過來餚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顧拏起來喫了。武松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人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噀，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只聽得笑道：「着了，繇你好似鬼，喫了老娘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三兩個姦漢來。聽他把兩個公人先扛了去，這婦人便

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只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那婦人喝道：『你這烏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烏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撲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只見他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往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戴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壓紉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

的渾家。「有眼不識秦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你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道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鬻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柴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翦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城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切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入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會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

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殺去。……」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卻是如何起了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沈重，二者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勸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

，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開了孟州城，閃動了安平寨。直教：

打翻拽象拖牛漢，癱倒擒龍捉虎人。

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己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盤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花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

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鑛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繡袋，來交還清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營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

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堂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

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閑勸；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呼一聲。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縷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喫得！飯也喫得！肉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你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到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肯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把索子細鞣

，着羹掩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亥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一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網了，却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却再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必然來結果我。……且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喫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一陣來，一個提着浴桶，一個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日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

，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個便把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簾，放個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提着桶洗面水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綰個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繇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鷄來撕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如何？……」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沐浴，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般想，卻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開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

劈柴的，做雜工的，卻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卻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擡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取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有個闕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

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找？」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體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

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蹊蹺！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躡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

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覲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這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

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
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小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裏：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瘡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是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個擊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擊一擊。』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

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諂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

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

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翻翻，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渾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擽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

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自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養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叙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

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榘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讎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遣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

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服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

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腳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

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餚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

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旁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餚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人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膠小酒店，施恩

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撇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伴顛，斜着眼睛看了一看，心中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了字路口一

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鎗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苑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武松看了，睨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啞一啞，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使使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酒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嗅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

，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者？」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膊，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託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椿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在酒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瓢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

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脚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蹵，蹵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

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

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

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空白页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頸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腳，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個直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

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個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掙扎；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淋漓都拖着酒漿；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服。」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

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慙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

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皆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盤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閑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

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張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也不能散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挽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武松買個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賀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抬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張一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到個。」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高捲珠簾任綺戶，炤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箆箆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抬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遞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答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自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

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奔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抬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賊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籐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賊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抬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賊物封了，且叫送

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齋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兩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般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腳晝夜匣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說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

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澆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

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泅人上下去使用，催禮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掌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去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子，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贖了招狀，定疑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

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前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殼再進大牢裏看張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養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

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

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到來撩撲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到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了那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曉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

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聽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回。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搠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擯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個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

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

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束，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空白页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託，替蔣門神報讎，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個人倒都被武松搦殺在飛空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正是黃昏時候，武松逕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裏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擻，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

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攔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服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曠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個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個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個屍首拖放窹前，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廳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整

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聽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揸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罈皆不會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

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上上罌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朴刀，丢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個小的，把燈焰見夫人被殺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擲着。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朴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攬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個婦女，也都擲死了在地下。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前門外，來

馬院裏除下繡袋來；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喜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臊！』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尙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撈鉤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個男女道：『這個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個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纔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四

個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籠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剛，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那四個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個不是叔叔？」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答武松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鬪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讎？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贓在牢裏。却得

施恩上下使錢遷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疏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個廉簡級，與施恩最好。兩個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個烏公人，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將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四更三點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個綁縛將來。『那四個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個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個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妻兩個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

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了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攙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復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落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個丫嬛，廚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擲死夫人一口。在外擲死玉蘭一口，孀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

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府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保里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遠州府一同緝捕。

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篋刺一般緊急，紛紛擾擾，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得知，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搜捕，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身得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

裏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會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鞅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要噴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那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絰縵，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裏鳴鑼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應得領上金

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緋；把氈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個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

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

當晚武行者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曉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靜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話！」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個先生撲着一個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是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牕關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鏗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

是擄着我的癢處！」便去鞘裏再拔出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個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團冷氣。兩個鬪到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但見：

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

畢竟兩個裏廝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原书 空白页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當時兩個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個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庵裏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叫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曉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個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驅在此墳庵裏住。這個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了！」那婦人問道：「師

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庵裏，見小牕邊桌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攬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

時遇十一月間，天氣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百里路，早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擋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原來過岡子時

，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能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甕酒在那裏？」店主人道：「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甕酒來，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却是一甕窖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開得香味，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惹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你要焦燥，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甕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甕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

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自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烏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腳！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烏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烏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那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個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腳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轉

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喫酒了！』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桌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筋，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喫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攪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個空，用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黃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將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木把白棍。衆人看見狗吠，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却又領了二三十個莊客自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裏！』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唳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便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

「且提這廝去莊裏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二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叵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攬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他，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籐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蘇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

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叙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勸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儀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

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得到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與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申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相待，不在話下。

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着痛疼，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又有幾個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

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往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迎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蘇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戒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却不受，孔太公父子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戒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

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辭別了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

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喫能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一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走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

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

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會問得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棚；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細做纓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直如此優塞！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焚爐。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彈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

，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綰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納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醴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同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個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

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廝說甚麼？』宋江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前來，又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問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惜婆逃出的宋江？』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黑三郎宋江。』燕順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己身上穿的棗紅紵絲納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便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便叫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連忙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絲，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賞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

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晚直喫到五更，叫小嘍囉服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

當時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擡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

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一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人。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服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

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頭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

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轆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嚇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的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常

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上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斯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八十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菓餚饌直送到山下三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了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會。」唱個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奔花知寨，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

畢竟宋江來轉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